**小王子的诞生和我们对广漠宇宙软弱无力的想象**

缺少他的世界是一片黑暗：《小王子》诞生记三联生活周刊(lifeweek), 陈赛  
  
推荐理由：如果有一个人爱上浩瀚星辰中独一无二的一朵花，那么这个人仰望天空的繁星时，就会感到无比幸福。他会告诉自己：“我的花正在远方某处。”

原文摘编：

在法国，关于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出了40多本，最新的一本是捷克绘本作家彼得·希思（Peter Sis）的《飞行员与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的一生》。希思12岁时第一次读到《小王子》，当时捷克还在铁幕统治之下，他立刻知道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在一个封闭黑暗的小国家，突然有一本书告诉我人生可以多么美好”。  
  
过去70年里，《小王子》是法语文学中译本最多（250多种语言，包括印度群岛的土语和印度土邦的地方语）、销量最高（2亿多册），最为世人所钟爱的作品，被改编成无数的电视、电影、音乐剧、歌剧、芭蕾舞剧。他逝世50周年，圣埃克苏佩里与小王子的肖像被印在50法郎的票面上。但是，即使70年后的今天，关于这本书的意义——它的目的、动机和道德，仍然让人困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一个飞行员在沙漠坠机，生存机会渺茫，却遇到一个奇怪的男孩，既不是男人，也不是男孩，仿佛从时间中穿梭而来。他说自己原本住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与一朵玫瑰相伴，这朵玫瑰让他痛苦，于是他乘坐一群迁徙的候鸟，逃离了自己的星球。他一路游历，最后来到地球，驯服了一只狐狸，与一条蛇达成了死亡协议。小王子与飞行员的对话，闪闪烁烁，貌似憨傻稚气，又暗藏深意。最后一颗孤星下两条寂寥的交叉线，小王子到底是死了，还是回去了自己的星球？  
  
1944年7月31日上午8点45分，圣埃克苏佩里驾驶未经武装的P38型侦察机从科西嘉岛北边的巴斯蒂亚启程，飞往里昂以东，距离他童年时代的圣莫里斯城堡仅60公里。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但他再也没有返航。小王子曾说，忧伤的人喜欢看日落。“有一天，我居然看了44日落。”那一年，圣埃克苏佩里刚好44岁。25天后，巴黎解放。

NO.2未来的文明也许出乎我们想象白卷（baijuan008），刘慈欣  
  
推荐理由：本文看起来与教育没什么关系。但我们记得，飞船飞天的时候，政府曾经做了一堂“第一课”，里面有宇航员对一个水滴的讲解。为什么要把这个作为开学的第一课？我想是因为教育的发展不过是延续既有文明，同时又向新的文明伸展。新的文明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但可以借助的，则是某些无与伦比的想象。刘慈欣先生的这一篇文章就是这样，他所讲的很重要，但却是你在课堂上学不到的。

原文摘编：

现代技术文明的特点是其扩张性，文明就是不断地开拓，把自己的尺度像吹汽球般不断吹大，并不在乎它何时爆裂。  
  
在历史上，想想那充满欲望和激情的大航海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文艺复兴唤醒的欧洲文明蝗虫般覆盖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至于未来，如果文明真能延续下去，它必然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尺度，成为巨大的宏观文明。科幻作家们对这样超级尺度的文明进行了许多生动的描述。如尼文的《环形世界》，描写一个文明所建造的环绕恒星的巨大结构；在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人类遍布了整个银河系；克拉克的《2001》中的超级文明，更是用一种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超时空结构使整个宇宙成为他们庭院。  
  
对文明的这种终极推测越来越多地出现于科幻小说中，获本届星云奖的美国科幻小说《引力深井》就是描写遥远未来的一个呈力场和辐射状态的人类文明；甚至这种推测也出现在科学家严肃的思考中，如保尔．戴维斯的科普著作《宇宙最后三分钟》就是这方面的杰作。但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文明已经更多地具有哲学的甚至玄学的色彩了，相比之下，刚才你还觉得无比玄虚的微观文明倒变得实在了许多，更有一些可触摸的质感。  
  
我们可以设想另一种终极文明，比起那与神和幽灵无异的力场文明来，它具有的是无可比拟的宏伟壮丽，这就是最后宏观化的微观文明。微观文明向宇宙扩张的结果必然使自己的空间尺度再次宏观化，但这与大个体构成的原始宏观文明有质的不同，它是文明的又一次升华，是生命在宇宙间谱写的最宏壮丽的乐章！对这种文明，我只描述一幅图景，余下的你自己来想像：  
  
一只宏伟的星际船队驶入太阳系，它们的每艘飞船都有月球大小，但这些飞船却是由几千个细菌大小的宇航员驾驶的，他们聚在一起我们也只能用显微镜看到。  
  
对于生命和文明在宇宙中的前景，任何想像都是软弱无力的。

NO.3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时代教育-教育家（jiaoyujiazazhi），爱因斯坦推荐理由：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原文摘编：

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一代的最重要机构。同过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这样。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承担者，已经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在青年人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使个人变成仅仅是社会的工具，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问题。就我所能作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制度最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实现。  
  
我以为对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伤害了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的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国家也都如此。要使学校不受到这种一切祸害中最坏的祸害的侵袭，那是比较简单的。只允许教师使用尽可能少的强制手段，这样教师的德和才就将成为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这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也是正确的，尽管它的学生所要从事的是完全确定的专业。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

NO.4我想把商业教育带进高中哎呦教育(myedu-), 孙雪明  
  
推荐理由：早点练习批判性思维，便能早点理解和实践自由。通过商业，不失为一条“年轻”的蹊径。

原文摘编：

我出生于1991年，是一名标准的90后。2010年，19岁的我到英国求学。自第一刻踏上这块土地起，我就受到了西方文明的两大冲击：什么是创造价值？什么是批判性思维？这两个问题似是而非，“不明觉厉”（不明白真相就觉得厉害）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从华威大学管理学学士念到现在伦敦大学的投资学硕士，经历过一套西方高等教育之后，再反观“价值”与“思考”，我发现这正是中国国内中学教育中所缺失的。  
  
听讲、划重点、考试、排名，我们做了12年的知识搬运工。十年前，当80后踏入社会的时候，人们就曾诟病他们高分低能、缺乏实干精神，十年过去了，人们不但没有撼动尾大不掉的中国应试文化，更糟的是，90后被困在了止步不前的教育体系和不断提高要求的时代鸿沟里。一个个造富传奇让90后更急功近利，想更快速地拥有：读名校、做金领、30岁成就人生巅峰……  
  
智利哲学家Jodorowsky（佐杜洛夫斯基）说“birds bornin a cage think flying is an illness”（生在笼子里的鸟儿认为飞翔是一种病）。很可惜，从来没人教过90后飞翔。素质教育不计入考试成绩，其实就是一纸空谈。这也就是为什么美术、音乐、体育老师总不约而同地在期末“有事出去了”，随即改成数学或者英语。那么，如何突围中国式教育这个牢笼的束缚？  
  
望着对面伦敦金融城鳞次栉比的大厦还有屋顶吧台畅饮啤酒的银行家们，灵感忽然闪现，我们决定做新90后的筑梦者，要把在西方奠基的商学，带回中国高中。我们独辟蹊径，通过“商业”——这个社会中最具活力的载体，探索中国高中生在践行与理想主义中的力量。  
  
我坚信，创新高中商业教育在未来会成为一门语言，会结成一张连接中学校园和社会的大网，与之相比，背题目和排名次的循环恐怕只能将这批90后和即将长大的00后孤立在无人岛上。